



李魏 ○ 著

五年 我们一毕业



—光年有多远，我们的爱情就有多远。
永远的永远，以后的以后，你还会还会记得曾经深爱过的人吗？
在那个记忆里从未抵达过的夏天，时光停留的十八岁，
一起祭奠盛大的爱。



那年夏天

李巍 著

我们一起去旅行



北方文藝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那年夏天,我们一起毕业 / 李巍著. —哈尔滨:北方文艺出版社, 2007. 5

ISBN 978 - 7 - 5317 - 2158 - 1

I . 那... II . 李... III 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56348 号

那年夏天,我们一起毕业

作 者 / 李巍

责任编辑 / 李庭军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二道街 17 号 4 楼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
邮 编 / 150020

电子邮箱 / bfwy@bfwy.com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北京汉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/ 880 × 1230 1/32

印 张 / 7

字 数 / 130 千

版 次 / 2007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/ 22.00 元

书 号 / ISBN 978 - 7 - 5317 - 2158 - 1

2007初夏绚丽登场作家李巍倾情巨献
打造中国哭泣小说第一品牌<<<



作 者 简 介

李巍，笔名口袋恋人。

1984年10月4日出生的天平座女子。

毕业于成都某大学艺术设计系。

曾做过编导、策划、娱乐电台主持人、参与过MTV制作。

其文风多变，语言冷艳优美，故事动人，

而被称为文字精灵。

主要作品有《一克拉的眼泪》等等



内 容 简 介

高三毕业了，在这特殊的一天，所有隐藏于心的秘密都开始发酵，膨胀。

因去世的母亲是妓女，而从小背着坏孩子的名声长大的夏暖暖，却爱上了校草路小北。而路小北却喜欢上了真正的坏女孩童安安……夏暖暖内心深处隐匿的尖锐的疼痛，终于被一个她离奇认识的女孩黎菲儿知晓。两个少女因彼此之间深藏于心的秘密被拉近，恨不得为彼此的幸福燃烧成灰烬。可是，当一个眼角长着灰褐色泪痣的萨克斯手闯进时，所有憧憬中的幸福都在瞬间被倾斜。毕业那年的夏天，隐藏的秘密终于一点点被揭穿……

他和她的爱情何去何从，是什么让百灵鸟般的黎菲儿变成哑巴，又是什么让天使般的萨克斯手变成了冷血的魔鬼……

《那年夏天，我们一起毕业》以极赋张力的文字，讲述了青春成长的忧伤和疼痛。作家李巍以生动形象地笔触，刻画了夏暖暖，黎菲儿，安尹辰，路小北，齐洛……等一群性格各异的孩子。

幸福或者知道了，原来都只不过是一场终年不醒的梦。

整体策划：孙业钦
责任编辑：李庭军

嫁衣工舍 Design studio 裝幘設計

MSN:jyq1609@hotmail.com
TEL:010-64887657



前言

那年夏天

时光停留的一天

幸福变成了纤细的线

轻轻一碰就断了

我们的爱情

像放飞进天空的风筝

飞向没有永远的永远

遥远已一光年

离别

转身的刹那

心和心一起流血流泪

整个世界突然之间

寂静无声

我在黑暗里哭泣

再也无法感知到你

手心的温暖

那年夏天

我们毕业的那一天

挥手说再见的前一秒

最后一次 最后的最后

亲吻你的唇

拥你抱你想你念你

却怎么也吻不干

你决提的眼泪

目 录

(一) 来不及说我爱你 / 001

但愿这个夏天从未来临，我装在瓶子里的小小幸福，依然可以紧紧拥在怀里。

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。

只说给你听。

在心里一遍遍的重复说给你听。

(二) 最初的记忆 / 036

夏天在蓝天里匆忙的盛开，这是我们初见的季节。

像一场终年不醒的梦，连阳光里都飘满了幸福和忧伤的泡沫……

可不可以？

一直一直的将幸福握在手心，心尖再疼也不要松手，长睡不醒。

(三) 青春，隐忍的疼 / 056

匆匆而去的夏天，接踵而来的是被飘满眼泪味道的秋天。

来了又来了，去了又去了。

但我知道，夏天还会到来的。

就像我一直知道，我曾经那么那么的爱过你，在那个从来不曾抵达的夏至。

(四) 十七岁，爱情无路可逃 / 084

我一直等待着某天苏醒。

可是，直到时光漫过年轮，又长大一岁，又等待一年，世界却还未醒来。冬天过去了，它又在春天的阳光下，继续安睡。

像我埋藏在地底的爱情种子，睡得那么沉。

一光年也等不到它发芽开花……

(五) 未曾抵达的盛夏 / 108

夏天接着一个夏天，阳光淹没又一束阳光。

来年的来年，什么时候才能等来你说我爱你？什么时候才可以握紧你的手，跟你一起抵达最美的夏天？

噢，那个终年不至的夏天。



我手中纤细的幸福，都变成了沉睡不醒的梦。

(六) 爱情只是一枚棋子 / 137

我是疼的，你看不见。

我是哭的，你听不见。

我是痛的疯的忍的癫痫的崩溃的，你感觉不到。

噢，原来我的爱情，只不过是你制控别人的一枚棋子。

(七) 她比烟花寂寞 / 164

烟火，烟花。

生来就只为了那一刹那光华的璀璨盛开，即使死去消失也甘心甘愿。从来没有不败的烟花，就像从来没有不败的爱情。

如果最美的爱，非得要用最深的痛苦来交换。

那么，我宁愿。

美丽瞬间，寂寞千年。

(八) 泪水淹没的地方 / 191

那年夏天，我最美的十八岁。矗立在天堂与地狱的分岔路口，在眼泪即将淹没远方的刹那。

我要你说，我要你亲口说。

说我曾经，那么那么的爱过你。

(九) 永远无法抵达的永远 / 211

一光年有多远，我们的爱情就有多远。

永远的永远，以后的以后，你还会记得曾经深爱过的人吗？

那个记忆里从未抵达过的夏天，爱情埋葬的十八岁。

幸福或者不幸福了，

原来，都只是一场终年不醒的梦魔。



(一)来不及说爱你

但愿这个夏天从未来临，我装在瓶子里的小小幸福，依然可以紧紧拥在怀里。

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。

只说给你听。

在心里一遍遍的重复说给你听。

I

夏至未央。

明媚灼人的阳光，从深蓝的天幕倾斜着打下来，颓靡庸懒地照耀着整座离城。首尾相连的梧桐树，遮盖了城市的苍穹。

林荫道上，投下形状各异的光斑，宛如三月里洒落的樱花花瓣，晶莹剔透。空气里有温暖的味道，混迹着树木、尘埃、汗水的味道，在暧昧的纠缠。几只白色的鸽子，盘旋在林立的高楼间，低低的飞过。发出寂寞的咕噜声。

将夏天拉得遥遥无期的远。



六年六班



这是 2006 年的夏天。6 月 8 日。晴。

没有风，甚至没有，一朵白云。

马路上偶尔闪过匆忙行走的行人，低垂着脑袋，踩着自己被缩得很短的黑色影子，像沉寂在污水里无法呼吸的鱼，神情倦怠地吐出一串串漂浮不定的气泡。

没有人说话。仿佛一张口就会有火焰从喉咙里窜出来。

在这个季节，燥热像瘟疫一样的泛滥流行。

嘿！

路小北端着两杯柳橙味道的奶茶，碰了碰夏暖暖的肩膀。瞬间，冰凉的感觉就由她的胳膊细致地传遍全身，像夏日微微的风拂过。

暖暖回过头，接过橘色的奶茶，大口喝了起来。喉咙起伏，发出寂寞的声响。

小尾巴，你慢点喝行么？别呛着了！

路小北默默地看着暖暖喝水，关切地说。小尾巴是路小北和齐洛高一下学期给她取的绰号。那时候他们三人成天腻在一起，只要有小北和齐洛的地方，肯定有暖暖，因此她就得了个小尾巴的绰号。这一叫，就叫到高中毕业。

阳光下，女孩的皮肤像盛开的樱花般晶莹，仿佛是透明的，连细密的绒发都清晰可见。隔着透明的塑料杯，她的睫毛微微颤动着。

路小北站着没动。

世界陡然寂寞无声，心底最脆弱的弦被轻轻的拨动了，回

声缭绕。

暖暖一口气将奶茶都装进了肚子，心满意足地擦着嘴唇。这时，她才发现旁边的路小北正盯盯地看着自己，阳光落在他灰色的瞳孔里，亮得惊人。

她的脸幽幽红了。

走吧！去学校转转，今天是高中的最后一天了！

暖暖扯开了话题，逃避似的先走了。风吹起她洁白的棉布裙子，像一片漂浮的白云。没几分钟，后面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。暖暖没回头，她知道是路小北追上来了。心里欢喜的同时，又涌起清晰凛冽的忧伤。

她想起三年前，十六岁的自己第一次在奶茶店遇到路小北的情景。在一大群等待买奶茶的学生中，穿着白色体恤的他，像夏日的阳光般清澈干净。光芒从头顶落在他的眼睛里，氤氲起星辰般明艳的光。

仿佛有薄荷的清香在他周围弥漫……

一朵雪花飘过，就这样同样十六岁的路小北也悠然的铬进了她的心里。从此一住就是三年。终于在今天这个即将分别的日子，成为心中最隐秘的伤口。

难以启齿，甚至不能够触碰。一碰就流血流泪。

小尾巴……

追上来的路小北张大着嘴巴正想说什么，却看见阴影里暖暖一张忧伤的脸，嘴巴张了张，还是生生地将话给压了下去。不知为什么，她的表情，突然让他觉得很难过，心痛难忍。



那年夏天



有微微的风吹过，梧桐树掌形的叶子晃了晃，又归于静止。

路小北踩着暖暖的影子，穿过长长的深巷。四周琳琅满目的店铺，卖着各种小吃，珍珠奶茶，刨冰，时髦的恐怖小说，以及漫画插图本，大头帖，AR 明星海报。每个店铺前都缓慢的流动着放学的学生。大都是高一高二的学弟学妹，高三的学生刚考试完，大都组织了盛大的狂欢 PARTY。

不时有穿着时尚的学妹向路小北打招呼，老远就亲热地嗲声叫着小北哥哥。那夸张的表情，就好像见了某某明星大驾光临。路小北嘻嘻哈哈地笑着回应她们，遇到热情的，还说些不正经的玩笑话。

比如，女生说，小北哥哥，我好舍不得你毕业哦。

他肯定会拍着女生的脸说，舍不得那就嫁给我吧！

女生笑嘻嘻地红了脸，像朵盛开的鸡冠花。路小北笑得更带劲了，嘴唇微微扬起，更像香港的大明星陈冠希了。

这一路，路小北和女生周旋调侃的声音，不时传进暖暖耳朵里。尽管这三年中，她无数次地听到类似的对话，也早领略了小女生对他的疯狂追逐和崇拜，却还是忍不住皱起了眉头。再想到即将到来的漫长分离，以及三年无果的暗恋，她心里的痛苦更深了。这样一想着，不经意间脚步又加快了。

小尾巴，等等我！

不久，又听到路小北远远的在背后鬼哭狼嚎似的呐喊着。

夏暖暖假装没有听见，风吹着她白色的裙角，像缓缓张开

的翅膀。她的忧伤也像羽翼般丰盛。

三年。十六，十七，十八岁。

她用尽三年最美的时光，去深爱的人，现在，还来不及说爱，就要分别了。想到这里，暖暖不觉眼眶湿润了。

盛夏的天空仿佛突然刮起漫天的沙。

内心深处尖锐凛冽的疼痛，再次潮水般汹涌的袭来。

十八岁呵，她终于站在了天堂与地狱的分岔路口，连着幸福的线却那么那么的纤细。轻轻一碰，就断了。

2

到达学校时，天色已经黯淡。暗红色的云朵将远处的天空渲染得流光异彩，空荡荡的校园愈发显得空旷寂寥。

夏暖暖和追上来的路小北肩并肩地行走在熟悉的校园小径，朝着篮球场走去。这是三年级一班学生约定好的集合地点。

该不该对他说，我爱你？该不该说出口？

夏日的凉风吹来，暖暖飘飞的思绪转瞬淹没在风中。她抬眼望了望灯光下的路小北——他依然习惯性地仰起骄傲的头颅，昏暗的光折射着他雕塑般迷人的侧脸，眼底泛起宛如星辰的光。仿佛有刀刺进心尖，暖暖下意识的用手按住了胸口。

该死的心绞痛，又来了。

操场上，还残留着学生烧书运动后留下的硝烟味道。灰烬



被风一吹，蝴蝶似的飞舞着。

篮球架边已经围满了一堆人。男生蹲在地上无所顾及地边抽着烟，边和旁边一群女生嘻嘻哈哈地开着情色笑话。笑声透过空气，再传向遥遥无边的天空。

嗨，你们来了！

老远童安安就扯着嗓子打着招呼。接着又漫不经心地朝着路小北问道：你有烟吗？给我一支。

他戒烟了！不等路小北开口，夏暖暖已经脱口而出，代替他回答了。

童安安白了她一眼，径直走开了。

一分钟之后，夏暖暖看到她正依靠在篮球架上，一手插进裤兜里，独自抽着香烟。孤独而落寞，像一株野生的藤蔓植物，从骨子里纠缠出桀骜不逊的天性。

夏暖暖下意识地离开了路小北，扎进了女生堆里。其中有个女生说了句关于考试的话，立即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，女生赶紧惊慌失措的闭嘴了。夏暖暖同情地望了眼这个犯了大忌的女生。

听着女生们七嘴八舌地聊着永远热门的美容瘦身，某某男生，某某明星，暖暖觉得索然无味，正想离开时，突然感觉到有双手在拉扯她的衣角。回过头去，一个瘦削苍白的女生正面露欢喜地朝着她笑。

“黎菲儿！呵呵，你也来了，好想你！”暖暖高兴得叫了起来，热情地将女生拥入了怀抱。女生轻轻地点着头，用手轻拍

着暖暖的背，无声地表达着自己的情感。

“切——一个放荡的哑巴，一个作风败坏的坏孩子。你们果然是天生一对啊！”童安安将烟头掐灭，不屑地讽刺着。

“童安安，你说话很过分耶！别仗着有几个臭钱，就太把自己当回事了！”

暖暖只觉得有股莫名其妙的火气在体内往上窜，正想上前理论，就听到路小北愤怒地声音闷雷般的炸响了。

“路小北，你……你居然为了这个女人，这么说我？”

“没错！就是说你，否则你当我在说空气啊！”路小北的犟劲又上来了。

“路小北，你忘了你当初是怎么追我的吗？要我将你的光荣事迹大肆宣扬一翻么？”童安安显然没料到路小北会这么跟她说话，气得声音都结巴了。

都别吵了！人到齐了，就出发吧！

班长大人齐洛驾到了！哈哈……可以去开庆祝 PARTY 了！

人群中响起欢呼声。

路小北和童安安同时闭嘴了。夏暖暖长长地舒了口气，拉着黎菲儿的手，挤在兴高采烈的学生中，一路浩浩荡荡地朝着校外的 KTV 开去。

那天，一群人要了一个大包间，又开了好几箱啤酒，啤酒瓶子一打开，顿时一屋子的啤酒味。大家挤在一起，尽情地干杯，男生脱了汗衫 T 恤，疯了似的上窜下跳。所有的压抑仿佛



在这一刻被释放了似的，连汗水都挥洒着青春的激情。

童安安倒了杯酒，走到齐洛面前要跟他一起喝，却被他拒绝了。后来她就一直坐在点唱机旁唱歌，一首接着一首，根本不留可以插进去的缝给别人。

后来，唱到一首《死了都要爱》的歌曲，也许是因为酒精的作用，也许是因为听到伤感的歌词，受到刺激。这首歌唱完，童安安突然安静了。将话筒一仍，在齐洛旁边坐了下来，闷声闷气地开始喝酒。

欢呼声尖叫声打闹声，某个女生隐忍的哭声，混合成一首离别的盛大乐曲。

门开开合合，不时有服务员进来将成堆的空酒瓶子抱出去。

凌晨十二点，大家都陆续做鸟兽状散开了。包房里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人。夏暖暖正想叫黎菲儿一起离开，却发现路小北已经在沙发上睡着了。

“小北！你醒醒，该回家了！”夏暖暖俯身在他耳边叫着。

路小北翻了个身，一大股酒味立刻窜了出来。夏暖暖皱了皱眉头，又推了推他的胳膊。

这一推，路小北仿佛受到惊吓似的，竟哇哇地吐了一地。脏物溅了暖暖一身。夏暖暖心一紧，心尖都疼痛完了。赶紧找来手帕，又打来水，不嫌麻烦的为路小北擦洗着衣服上的脏物。

“让我来吧！”

暖暖听到声音，抬头看见是齐洛。灯光下，他的眼底氤氲起如雾的星芒，仿佛轻轻一碰，就会滚落。

“行了，你去陪菲儿吧。这不是女孩子该干的事情！”齐洛逃避似的避开她的目光，淡淡地说。暖暖知趣地将手中的手帕递给齐洛，退到了一边。

齐洛接过手帕，无意中看到暖暖裙子上角落的脏物，独自拉住了她，蹲下来小心翼翼地帮她擦拭着。

暖暖低下头，正好看到齐洛头顶疯长的黑色头发，脸一下子红了。有一鸟从心间飞过，有点疼，却终被隐藏。

“齐洛！不准你帮她擦！”

目睹了这一切的童安安大声制止着，嫉妒地站了起来，摇摇晃晃地飘了过来。齐洛没有理会她，手中的动作依然继续着。

“听到了吗？我叫你停下——你给我停下——”

“我的事情，用不着你管。”齐洛冷冷地说。

“夏暖暖！你这个贱人，专勾引别的男人，跟你妈一样下贱！我……我童安安哪里比她差了！我恨你，夏暖暖！这辈子我最恨的人就是你了！”童安安声嘶力竭地咆哮着。

啪——

一记响亮的耳光落下，喧闹的房间陡然间安静了。

“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暖暖。”齐洛在童安安震惊而绝望的目光中，垂下手，冷冷地说。

夏暖暖尴尬地站在中间，一时竟不知所措。还好黎菲儿即